

# 蘇東坡 寓惠傳

王启鹏◎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廣東經濟出版社



总策划：贺妙忠

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丛书

# 蘇東坡 寓惠傳

王启鹏  
◎  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廣東經濟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东坡寓惠传 / 王启鹏编. — 广州 : 广东经济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454-3337-1

I. ①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苏东坡 (1037~1101) 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7002号

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<br>发行 | 广东经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-12楼) |
| 经销    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      | 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<br>(惠州市江北三新路)    |
| 开本       |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           |
| 印张       | 7.5 5 插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数       | 18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      | 2014年5月第1版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      | 2014年5月第1次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数       | 1-3000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      | ISBN 978-7-5454-3337-1        |
| 定价       | 25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•



苏东坡像



王朝云像



患难与共



造福



东坡吃荔枝

东坡纪念馆



东坡亭



东坡书迹



六如亭

王朝云墓



东坡井



泗洲塔



合江楼



野吏亭



西新桥



逍遥堂

## “不妨长作岭南人”

——王启鹏先生《苏东坡寓惠传》代序

曾枣庄

苏轼一生的心路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一是青少年时代就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（苏辙《栾城后集》卷二二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，这种“当世志”在他的《沁园春》词中有集中表现：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（晋代陆机、陆云）初来俱少年。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。”但理想同现实总是矛盾的，他所历仕的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，真可谓一朝不如一朝，最后竟“致”出了亡国之君宋徽宗。

二是他的仕宦时期。他在知密州时所写的两首词最可代表他的从宦理想。一是《水调歌头》（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兼怀子由）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。何似在人间。”颇富哲理，可谓古往今来俱如此：“高处不胜寒”，是说朝廷难处；“何似在人间”，是说还是做地方官好，归隐田园更

好。二是《江城子（密州出猎）》：“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。持节云中。何日遣冯唐。会挽雕弓如满月。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苏轼一贯反对对辽和西夏的妥协投降，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，他希望宋神宗能像汉文帝派遣冯唐“持节云中”，重新起用魏尚那样，给自己以抗敌立功的机会。这一理想也以失败告终，北宋王朝虽然打了辽和西夏，最后却为金人所灭。

三是贬谪时期，他在《金山自题画像》诗中说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有人本此说苏轼自认为他的一生“功业”特别是文学成就最大的是贬官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时期。“诗穷而后工”，仕途得意，特别是身处庙堂之上的文学家往往写不出好作品；只有在他们穷愁潦倒之时，才能写出好作品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苏轼贬官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期间的文学成就最高是对的。但如果说这是苏轼此诗的本意，那就完全理解错了。苏轼从小也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，认为“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，他怎会把三次贬谪认为是他“平生功业”所在呢？这样解释也与前两句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”很不协调。苏轼一生为官四十年，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，多数时间是做地方官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三个贬所度过的，为国建功立业，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。回顾一生，深感“身如不系之舟”，心如死灰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感慨万千。所谓“平生功业”完全是反话，也就是一事无成之意，他在三地的诗文更具体证明此诗这一主旨。

在三次贬谪中，苏轼对初贬黄州反应最大，最为心灰意冷，在《子由自南都来陈，三日而别》诗中写道：“平时种种心，次第去莫留……便为齐安（即黄州）民，何必归故丘”，平时总想“一旦功成名遂，准拟东还海上，扶病入西州（指家乡四川）”〔《水调歌头（安石在东海）》〕，结果不仅未能“功成名遂”，反而成了罪人，连“扶病入西州”也无望了，只好作“齐安民”了。他显然没有把贬官黄州视为他的“平生功业”。

元祐八年（1093）是苏轼又一倒霉时期的开始。九月，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哲宗起用新党，尽逐元祐大臣，包括他的老师苏轼在内。绍圣元年（1094）四月苏轼贬知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，继贬惠州。他在《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》诗中感叹道：“人事千头及万头，得时何喜失时忧。只知紫绶三公贵，不觉黄粱一梦游。适见恩纶临定武，忽遭分职赴英州。南行若到江干侧，休宿浔阳旧酒楼。”“适见恩纶临定武”指哲宗不久前还曾派人到定州“赐日历”、“赐衣袄”给他；而现在却突然受到“落两职，降一官”（“分职”）的惩处而被远谪英州。浔阳楼在江西九江，是白居易贬官的地方。苏轼怕触景伤情，因此说“休宿浔阳旧酒楼”。

苏轼在赴惠途中，作了很多纪行诗，抒发他的抑郁心情。或后悔奔走官场，《过高邮寄孙君孚》说：“宦游岂不好，毋令到千钟”；或感叹人间的坎坷，《慈湖峡阻风》说：“且并水村欹侧过，人间何处不巉岩”；或深感人生如梦，《天竺寺》说：“四十七年真一梦（在苏轼十二岁时，

父亲苏洵曾游天竺寺，到他这次经过此地，已四十七年），天涯流落泪横斜”；或感叹救国无术，《望湖亭》说：“许国心犹在，康时术已虚。岷峨家万里，投老得归无？”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诗中写道：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？父老相携迎此翁。苏武岂知还漠北，管宁自欲老辽东。岭南户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苏轼虽然是“初到惠州”，但觉得“仿佛曾游”，连新丰的鸡犬似乎都为自己的到来高兴。“吏民惊怪坐何事”，指自己是无罪被逐。“苏武”二句表明，他作好了长期贬谪的思想准备。当地百姓以“岭南万户酒”款待自己，安置他这位远方来客。

他未到惠州时，就有人为他介绍“惠州风物之美”，《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》说：“江云漠漠桂花湿，海雨悠悠荔子然。闻道黄柑常抵鹊，不容朱橘更论钱。”到达惠州后，更觉得确实名不虚传，《食荔支二首》说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黄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支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。”苏轼初贬黄州，心情十分悲凉；再贬惠州，已有较强承受力，心情好多了，《与陈季常》说：“风土食物不恶，吏民相待甚厚”；《迁居》诗说：“已买白鹤峰，规作终老计。”苏轼在惠州萦怀于心的不是贬谪，而是病且死于惠州的侍妾朝云。据苏轼《朝云墓志铭》说，朝云姓王字子霞，钱塘人。苏轼任杭州通判，朝云年仅十二，被苏轼收作侍女。大约在苏轼贬官黄州时，成了他的“侍妾”。生子苏遯，未满周岁而夭。她是苏轼的红颜知己，宋人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四载：“东坡一日退朝食罢，扪腹徐行，

顾谓侍儿曰：‘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？’一婢遽曰：‘都是文章。’坡不以为然，又一人曰：‘满腹都是识见。’坡亦未以为当。至朝云乃曰：‘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。’坡捧腹大笑。”朝云可谓一语中的！说苏轼满腹文章或满腹识见，当然也对。但苏轼之为苏轼，苏轼之所以在新旧两党当政时都遭到排斥打击，就因为他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。王安石当政时，他反变法；司马光当政时，他又反对“尽废新法”。从“退朝”二字可知，此事发生于元祐年间他在朝廷任职时。

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朝廷再次加重对所谓元祐党人的惩处，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再贬儋州。其《与王敏仲书》说：“今到海南，首当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仍留手疏与诸子，死即葬我于海外。”苏辙也再贬雷州（今属广东），苏轼《吾谪海南，作诗示子由》安慰弟弟说：“莫嫌琼雷隔云海，圣恩尚许遥相望……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苏轼非常幽默，他说琼州、雷州虽为海所隔，但还可隔海相望，这正是皇恩浩荡呵！“海南万里真吾乡”这正是他随遇而安的表现。

王启鹏先生在《苏东坡寓惠传》的《后记》中说：“普及东坡文化应该从基础做起，先让老百姓对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的生活和思想有所了解后，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。而自己的这一本书就是普及读物，就是让人了解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生活、思想和创作的。”读完全书十八章，我觉得王先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：一是内容丰富，全面反映了苏轼寓惠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；二是行文通俗，并且具有章

回小说的特点，如“话说北宋年间”，“列位看官请看”之类；三是文笔生动，如写罗浮山说：“传说中的罗浮山原来只有一座罗山。后来从东海漂来一座山，与罗山并在一起，这座山就叫浮山。合起来就叫罗浮山了。惠州就在罗浮山脚下……四面环水，北有东江，东有西枝江，西有一个比杭州西湖还大的西湖，绿水青山，简直就是仙境，而民风又非常淳朴。”

我很喜欢惠州，更喜欢惠州西湖，尤其是西湖边上的朝云墓。苏轼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不少遗迹，但很多遗迹都是后人重建的，如眉山的三苏故居三苏祠，位置的确是三苏故居纱縠行，但三苏祠经过多次翻修，早已不是原来的三苏故居了。我认为真正可靠的苏轼原始遗迹，一是河南郟县三苏坟中的二苏（苏轼、苏辙）坟，苏洵坟只是衣冠冢；二是惠州的朝云墓。至于白鹤峰上的东坡井是否真是苏轼当年所掘之井，惠州朋友说是，我却不敢肯定。

（作者曾枣庄是四川大学教授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国著名苏学专家）